

## 我们纯真，只因为我们仍等待爱情

德勒兹哑着嗓子，粗嘎地淘洗着奇诡的哲思，德希达握着烟斗大口吞吐白色的解构幽灵，拉岗总是西装笔挺地伫于自己的粉笔涂鸦之前，年轻的傅柯狡狴地闪身但遮掩不了他的桀桀怪笑，李欧塔是一根细度竹竿，跳脱的逻辑掀翻着涛天雄辩…，厕身于法国最诡谲的当代天才之列，巴特是一声叹息。他攒着眉心，颓废地叨根烟，写作于他，仿如是鸟能飞，鱼能游水，且文字一径绵密优雅，是文之乐也。

总是透过文字中深切的眷恋、爱慕与柔情，我们再次确认着巴特所创造的殊异风格。在这些情感饱涨的晶莹字句里，巴特忧伤、怨艾、渴望与惆怅。这世界里的一个姿势，一抹眼神或一件寻常小物都深情地转聚着浓蜜似酒的「絮语」。爱人们的世界花团锦簇却也遍地忧愁。我们纯真，只因为我们仍等待爱情，巴特甚至告诉我们，「我恋爱着？是的，因为我在等待。」这本书是圣徒巴特献给所有爱人的《意志与表象的世界》。

爱情很难不是一场悖论。总是在爱情里，我们才同时是成人与小孩，我们的爱人同时既已远离又总在眼前，我们既怯懦又勇气非凡，我既不想让你知道我爱你却又想让你知道我其实瞒着你什么…，文字因此丰饶、碎裂却又充满动人生机。

巴特使得所有爱情的开始都成为一首独特与私密的诗，与情人的每次相会都是难忘的庆典。「成为他人的节日」，或许这就是《恋人絮语》的无上律令。在成千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，爱情如同笛卡儿戒慎恐惧的魔鬼，悄悄改变、欺蒙了我们的视线，使得我们的感知变得无比敏锐却又彻底焦灼偏执。我疯了，但却是一种「隐喻式的疯狂」，这便是爱情。巴特的至高价值。

只是一切都是「先过去式」(passé antérieur)，「我过去曾爱」，因此我现在在书写…。恋人絮语总已是书写者的重构，是发生于后(après-coup)、对疯狂爱恋的揪心回忆。因此似乎不可免地使其成为某种「余生」，后爱情时刻凄怆孤寂的「追忆似水年华」。

如果《恋人絮语》是巴特为了某位不知名恋人所写下的文思断片，3年后的《明室》无疑地是其续篇，只是此时他所心碎爱恋的，是骤然辞世的母亲。书写或许首先都缘于哀悼：

「这哀悼最敏感之处，莫过于我不得不失去一种言语—恋人的言语。也就是『我爱你』。」

然而，在一切哀悼之前，在忧伤、哀痛与惆怅将我们贯穿并击倒之前，也在一切字词落定再无可转圜之前，还是有着令人魂牵梦萦的可能性。这个可能性就是：

如果·爱